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敳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宋高宗五

辛亥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知縣事趙璧等不屈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爲限先是吕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牓

省户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

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彦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湖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司之在江南者為湖南西路置帥司於鄂鼎　馬進陷江州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人寇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内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

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戊午戸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詔趙普佐命元勲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

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
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
今不舉朕甚閔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
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
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盜余勝等作亂
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袞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
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

天地也兗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後為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獎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術　己卯日中有黑子　辛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

待制孫覿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鞵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爲譏已始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揺動群聽望陛下脩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爲大陽人主之象豈闗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爲災也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近地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實跡

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㢡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畧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露坐視大臣如僚友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

則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過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爾外之

可損者軍中之冐請内之可損者軍中之泛取又言自
古以兵權屬人未有不貽患者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
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
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
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
其畧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壊亂紀綱王黼收
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
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説提兵勤王則

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横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氷炭之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陜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陜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關陜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衆　三月戊

戍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日一犒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于呂頤浩呂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

有才而能辨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曾詹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畧盡乃出視朝蓋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濋復忠州團練使以赦叙也上曰宗濋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祖宗時

亦有戚里管軍者上曰要是擇才只今諸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賊謂俊為怯戰俊牒知賊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

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俊遂復筠州臨江軍馬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壬子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

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盆輦俘馘甚衆榮聞劉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初推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八萬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

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直違者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劒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糴米二萬斛充賑濟　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命本州給札上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録國朝寶訓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已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

赦李成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偶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耳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彦舟言於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毋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

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絶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庻知興元府兼利䕫兩路制置使節制陜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庻守時虜騎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

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廪乏絶師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夏四月庚午尚書户部侍郎孟庾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及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脩日歴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废

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寅張俊提
奏至上謂輔臣曰兵旣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
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
粗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
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
上供紬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齎赴行在　辛巳進
呈程俱劉子名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上曰
初止令進累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模此是朕家法

要得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宗祖規模且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榷貨務遵之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

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庻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䕫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㒒辱之憾端

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威望金人素懾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敵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佑專法計實值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　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觀

李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弼孺淫汙狡妄媚事朱勔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疎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命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賞後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

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　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大半分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　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嚕舍赫戰

于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點呼與烏嚕舍赫以數萬騎分兩道入寇點呼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聞隔絶軍儲匱乏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凡弟北去者慕容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厲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虜棄馬逐敗去後三日點呼自犯箭筈關玠遣别將

擊之二寇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康州團練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惟之如康藺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直柔又乞遣中使撫問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勑令所

刪定官劉一止脩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

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舊欲往從之

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

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囚應奏讞者權

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

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

誅之　甲寅趙令廌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廌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脩勅令韓肖胄言對脩政和嘉祐勅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捕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徑溪洞故熙豐間排置弓弩手五

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邉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　朝散郎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樁其僱錢用助經費詔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有五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因不復給　巳未秘書少監程俱言見脩日歷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中外臣僚先具取會

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至行在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勅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脩纂從之　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絶户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

官之半焉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脩武郎已下官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歛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黄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

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成遁去以餘衆降偽齊

六月己巳初黨承直脩武郎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脩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黄潛善汪伯彦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豊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

呂頤浩之過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巳召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

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甍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上讀之大

以嘆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

壬午張琪犯徽州　甲申邵青復叛引兵移江陰　戊子上謂輔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室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藝祖不

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
上合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
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
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秖是道理所在朕止
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直
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應不足以奉承上曰
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
有禮法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托否上曰

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宫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毎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睿思殿祗候羅亶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秸

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嘆服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答天之意彗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癸未風雷則深以夷狄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秸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秸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矣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

撫司後四川監司以勅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秘書省長貳通脩日歷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

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

阻遏秪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議

也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遂名翰林

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

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

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縻格詔書而持必于

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八月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刪脩嘉祐政和勑令

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勑

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冑以修勑成落權字　九月甲午朔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乙未寧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客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　戊戌刑部奏軍士黄德等刼殺案目其從二人倬子岸

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强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葢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

己亥詔文臣寄禄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贓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别用樞密院編修官揚願請也其後選人亦如之　甲辰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五通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權罷義疏出題

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州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

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邑成功爰舉宗儀聿脩大報上以夸大不悅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吕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寅初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吕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上尤不喜乃出益知温州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脩武郎

為三萬緡承直郎為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為籬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三卷上之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黼門人實有才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為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為呂頤浩所

喜力丐免罷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　己巳浙西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邵青既而降之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置宗正一司將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上以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

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矣　乙亥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畧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路兵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寇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寳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强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絶且繁密如雨虜稍

却則以竒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虜入中原其敗衂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陜西副統制薩里罕為陜西經畧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椿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

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户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　范汝為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利䕫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

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邉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指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窒礙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衆　巳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泉州文學　壬辰錄程頤孫闕為分寧令後五月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趯充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專功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鄰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

令易通於川陜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巳亥宣教郎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晝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爲二十七卷　子晝又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禖自巡幸不行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廸功郎陳剛中上

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復計頃畝以月科敷上下相蒙名

曰健吏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顧詔重科歛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路漕司究實　知夔州虞沆言近歳州縣之吏多賄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羣盜稍息規以境内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

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
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塞寇至則保聚捍
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
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户
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
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
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
劃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

霄宫　壬子手詔曰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

濟濟多士寘我周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之為

愈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

薦斯為盛矣合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内外侍

從須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

國備録甲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

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

黼門人為嫌　甲寅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然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為當懲聞杞守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治不能無蠻夷姦宄之憂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而已矣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既敬且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罪殺一不辜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灾不細恐是天戒不専為榮罪止杖遣足矣　丁巳日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理也　辛酉偽齊秦鳳經畧使郭振掠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彦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救令所立限刋定鏤板頒

降庚幾杜絶官吏弄法受贓之弊詔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脩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朔詔直徽猷閣黄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畫始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

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潦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异守明王仲嶷守越皆内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摇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姓甚害無如科配

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次望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過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贓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狥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歛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

天不聞誠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歛為諱而特加條畫申飭監司俾不得加數掊尅因事侵漁詔申嚴行下　乙亥初詔内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　丁丑手詔畧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贓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

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追脇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黄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廟措決贓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没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增高澤民至紹興乃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

州　戊寅以彗出㑹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　辛己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冐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　户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樁管餘備軍費從之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

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内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

足矣　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推治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是日呂頥浩等進呈浚奏劉言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彖檜因奏去年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

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提奏至上大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户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乙未詔諸路死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按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　上語及禁戢贓吏呂頤浩曰贓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鋭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

公矣辛丑世忠扳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等急擊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原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别農

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御舟發紹興至錢清堰乘馬而行丙午上至臨安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閤門副使至内

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恩數多類
從官以元豐二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
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
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謂庶
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
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煇知臨
安府　丙辰詔見任郎官以建炎以來未經上殿者並
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才兼

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柳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民田數過者科敷一同編戶令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望寢前詔勿行從之

乙卯詔輔臣以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就招卿等速汰其

衆留精鋭堪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留宰相呂頤浩秦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一如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睿智絶人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蓍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

己未詔脩臨安府城之頹圮者　辛酉忠州團練使楊

勍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横不法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邀勍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勍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　二月丙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禄官分左右而贓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别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恥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己巳詔榷貨務依臨安府様製造

斛㪷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太亨言紹興府斛㪷增大出給之際例合折閱興獄滋多惟臨安㪷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李綱為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忞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
辛未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脩別殿呂頤浩因讃聖德以為如此可以

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況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誇美上曰卿言極是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乙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黄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讀　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須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徵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

之費　己卯進呈張浚劄子上曰金人既酋領有不免者當知天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　奏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户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革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綉也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　夜雷聲初發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

之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能當吕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厯　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宫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頃者抗䟽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爲地縉紳

號為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謟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椎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覬望爭相効尤殘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以聞懋守明踰年時四民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以等第借民錢十萬緡又得榷酤之羸軍用無乏其後勘當如章但貶懋二秩而已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禖

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胙如儀　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為族叔鄂名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三月壬辰朔虔化縣冦賊李敦仁補閤門祗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韓世清于宣州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權軍事趙令戣及吏民百餘人以

其衆歸於孔彥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逵除名婺州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楊楚泗州置轉般倉納受泝流措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因其從者而以反

聞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静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獨安南如故　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　陜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于方山原敗之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根括到楊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趂時耕種從之　丙午復置中

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　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叙所降一官俊起於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乃有是命（此即小張俊也）　己酉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事詔賜束帛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定布射與其兄端友皆來上召對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承信郎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

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謟佞者居下列臚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虜皆與有焉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夷狄耳黠雛經營有同兒戲

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㦸之將見權臣爭强簒奪之禍啟矣臣覩濵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盜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功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
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
所於省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
清鑾帳以迎二聖之車又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
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
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
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妥掃灑之役復門戶之司凡
交結往來有禁干與政事者必疎陛下日御便殿親近

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閹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鵂梟晝舞也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寘首選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　龍圖閣直

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　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濫裂務令民間不能倣傚　上謂吕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玆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耶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

意　戊午詔景靈宫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吕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　夏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因奏有犯御名者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時言者論文武

之道不可偏廢須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莞庫捕盗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戊寅進呈新第正奏名雜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别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九成對上自朕躬下逮百職言之無

所回避權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巳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閒居錄曰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謀出呂而專其政使其黨建言周宣内脩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於是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脩正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

庚辰太學生許忻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為迪功郎　壬

午手詔曰比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隅絶滋久閒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之媒寡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内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夜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于兹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尚中和交脩不逮如

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畧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弃湖北遠流川陜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强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

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言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乙酉吕頥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少寛聖慮上曰朕宫中亦自育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　李綱始受湖廣宣撫

使之命是日上遣內侍于蓋撫問令視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韓忠彥進封魏國公　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

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京　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　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皇恐奉詔　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大敗之

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丁酉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為武備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脩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携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　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韓世清特處斬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頗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神武副軍都

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棭寨遁去韓世忠遣董旼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　壬子吕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廵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絶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𦵔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吕頤浩秦檜言祖宗舊制内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

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
佔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
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脩官外
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戊午將仕郎賀稟獻書五
千卷詔吏部添差稟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
己未封漢南昌尉海福為吏隱真人　初桑仲既為
知郢州霍明所殺都統制李横副統制李道共率其兵
縞素圍郢州明知事急乃夜半與其徒數百搥石城下

漢江泛舟順流而去横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　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殿癸始用牲玉　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論愛民先愛其力寛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巳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

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故薦用之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鋭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大將嘗

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時知南外宗正事令廣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臞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

訟　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溫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庾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冐使名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

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禦俟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於是曹成已為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丁丑初呂頤浩總師次常州其前軍將趙延壽所部忠鋭軍叛過金壇縣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所敗賊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盡殲其衆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庚辰臨

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
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灾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
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
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
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
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
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
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肉之親而

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為福耳上嘉納焉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敵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而已入吾心腹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

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詔以副都督府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遥遠緩急恐失事機乞就委劉光世措置從之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為名仍隸工部　甲申上臨軒疎決繫囚自是遂為

故事　戸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綢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丙戌詔置脩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吕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戸部侍郎黄叔敖為參詳

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覺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椿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　丁亥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詔不許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

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
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㫖之戒詔屏障令臨
安府毁弃康國特降二官　六月庚寅朔新知復州李
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　辛卯呂抗
呂擴並直秘閣主管萬壽觀呂㨗為右承務郎中興後
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朱勝非閒居録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並不堂除只
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
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
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

者汪伯彦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擴秦檜兄梓並為直秘閣張浚兄滉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權門復啟蓋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邉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初命廣西經畧司即韶州撥内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畧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

舊格入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為差然蠻馬尤駔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　甲午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戊戌朝廷聞曹成為岳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

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　巳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比臨安增創後殿仍脩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役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

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者檜
而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臣所
劾無顏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
奏汝文不顧大體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
為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
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數
月失歡對按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詈秦曰濁氣左
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倫禦王仙芝
黃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亂之兆今

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蘄黄鎮撫使孔彦舟叛降僞齊　乙巳詔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彦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𥡴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謹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煉人罪邦彦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上然之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務官所以蓄養人才自今劇曹郎

官并繁冗局務有闕乞於館職編脩計議删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癸丑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執事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

宣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近設脩正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脩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　福建江湖宣撫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交死以勅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樁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成一員出賣官田　秋七

月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刼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不得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初令廣西經畧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程慶賀仲堪為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

之人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寛民力從之令脩政局措置　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令憲臣兼領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何為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卹民夫國之有斯民

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卹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

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夷狄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論養氣謂用兵之

勝負軍旅之强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强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爲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刑論寛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譏説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申言之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

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勲員外郎朱震　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産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賣封之説存留上等四十餘刹以待高僧餘悉為賣封金多者得之歳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寛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起居郎王居正

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敢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間踈遠所以人人敢言　癸酉上諭秦檜曰内諸司可省

者令脩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　甲戌給事中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陳璵中書舍人陳與義並兼侍讀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葢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寛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爲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爲之惑欲帝而帝

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
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機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
籍退托不明申命講臣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洛
詢焉嗚呼茲君德之盛所以與堯舜
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年之上也

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
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
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
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
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

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檝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畧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泗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秖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

一今秋金人長驅入寇及盜賊猖獗彥㤭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疏失詔彥㤭就本軍措置　己卯吕頤浩自鎮江入見　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至是遣卒疾馳入其中軍賊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　辛巳詔吕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盖以傾秦檜

也　丙戌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為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滸丁亥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八月庚寅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用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詔以付都督及

沿江諸帥　壬辰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吕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叙録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

位冢司苗劉肆逆僭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　甲午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賕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

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乙未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蓄寇識其使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賊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民兵之勢既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

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戊戌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吕頤浩進求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除在京宫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此命

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
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
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
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
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

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眷奬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倘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脩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已亥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専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汲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

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門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宫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觀前代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寳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脩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

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脩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畧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松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已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

吏及受納骨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虜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遣都點檢烏陵阿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

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黄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棐行右司諫呂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見於内殿頃記誦如流上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庚戌大理

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州郡兵器朘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索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滅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計給其餘詔從之　辛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壬子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為呂

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會遏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黄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畧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崈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

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崈禮崈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擧事當聳動於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十年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效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宋高宗五

辛亥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知縣事趙璧等不屈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榜

省户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
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韜
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
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路招討使張俊
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
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
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

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彦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湖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司之在江南者為湖南西路置帥司於鄂鼎　馬進陷江州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人寇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内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

不歴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戊午戸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詔趙普佐命元勲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

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絶乃至宣和
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
今不舉朕甚閔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
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寛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
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盜余勝等作亂
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衮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
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

天地也兇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後爲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奬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術　已卯日中有黑子　辛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

待制孫覿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鞵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摇動群聽望陛下脩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為大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灾也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近地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實跡

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畧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

則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已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過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爾外之

可損者軍中之冗請內之可損者軍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權屬人未有不貽患者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畧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

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横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氷炭之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衆　三月戊

戍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日一犒

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于

呂頤浩呂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

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

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

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

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

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

有才而能辨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曾詹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畧盡乃出視朝葢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濋復忠州團練使以赦叙也上曰宗濋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祖宗時

亦有戚里管軍者上曰要是擇才只令諸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賊謂俊為怯戰俊牒知賊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

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俊遂復筠州臨江軍馬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壬子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

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盆輦俘馘甚衆榮聞劉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初権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八萬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

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直違者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减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减建劍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兊糴米二萬斛充賑濟　初河間府免解進事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命本州給札上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録國朝寶訓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

赦李成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偶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耳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毋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

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項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絶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虜騎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

是盡失陜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絶師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陜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夏四月庚午尚書户部侍郎孟庾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及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脩日歴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廢

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寅張俊捷
奏至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
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
粗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
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
上供紬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齎赴行在　辛巳進
呈程俱劉子名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上曰
初止令進累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模此是朕家法

要得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宗祖規模且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榷貨務遵之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

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庲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爓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

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况曲端威望金人素懾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敵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陜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佑專法計實值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鬻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　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觀

李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弼孺淫汙狡妄媚事朱勔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踈今日知田事者應别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命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賞後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

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幸甚　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
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
大半分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叙董仲
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
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
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
意率由於此　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嚕舍赫戰

于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默呼與烏嚕舍赫以數萬騎分兩道入寇默呼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聞隔絶軍儲匱乏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凡弟北去者慕容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厲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虜棄馬逐敗去後三日默呼自犯箭筈關玠遣别將

擊之二寇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黄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康州團練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吕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惟之如康蘭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扎富直柔又乞遣中使撫問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勅令所

刪定官劉一止脩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

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舊欲往從之

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

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囚應奏讞者權

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廵幸以

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

誅之　甲寅趙令應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應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脩勑令韓肖胄言對脩政和嘉祐勑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

沅州言本州自熈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令軍食窘急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捕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徑溪洞故熈豐間排置弓弩手五

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 朝散郎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僱錢用助經費詔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有五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舊戶長役錢因不復給 巳未秘書少監程俱言見脩日歷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中外臣僚先具取會

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至行在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勑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脩纂從之　辛酉荊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絶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

官之半焉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黨通直脩武郎已下官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歛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

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黄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

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㳟遁去以餘衆降偽齊

六月己巳初黨承直脩武郎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脩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

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黄潛善汪伯彦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

呂頤浩之過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已召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

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冁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説詔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上讀之大

以嘆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

壬午張琪犯徽州　甲申邵青復叛引兵移江陰　戊子上謂輔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室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藝祖不

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
上合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
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
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秖是道理所在朕止
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直
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廣不足以奉承上曰
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
有禮法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托否上曰

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宫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睿思殿祗候羅亶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秸

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嘆服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答天之意彗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癸未風雷則深以夷狄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秸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秸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矣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

撫司後四川監司以勅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秘書省長貳通脩日歷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

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
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
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初宗尹旣建討論濫賞
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
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上曰
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

阻遏秖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遂名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八月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删脩嘉祐政和勑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勑

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冑以修勑成落權字　九月甲午朔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乙未寧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客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己丙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戊戌刑部奏軍士黄德等刼殺案目其從二人倬子岸

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强盗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葢懼多殺也盗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

己亥詔文臣寄禄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贓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别用樞密院編修官揚願請也其後選人亦如之 甲辰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五通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權罷義疏出題

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州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悔禍之心

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邑成功爰舉宗儀聿脩
大報上以夸大不恱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吕頤浩拜
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寅初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吕頤浩
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上尤不喜
乃出益知温州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范宗尹落
職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乙未尚
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脩武郎

為三萬緡承直郎為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為籬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三卷上之詔付户部後亦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黼門人實有才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為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為呂頤浩所

喜力丐免罷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　巳巳浙西統制官王徳以黄榜招安邵青既而降之　庚午户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置宗正一司將内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上以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

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矣　乙亥陜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畧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路兵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𡨥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强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絶且繁密如雨虜稍

却則以竒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虜入中原其敗衂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陜西副統制薩里罕為陜西經畧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樁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

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爲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别行措置詔户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有僞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　范汝爲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强壯號曰義士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

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邉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指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窒礙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衆　巳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泉州文學　壬辰錄程頤孫闕為分寧令後五月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趯充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專功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鄰諸畨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

令易通於川陜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己亥宣教郎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辛丑太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　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禖自巡幸不行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廸功郎陳剛中上

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困乏不支糴錢强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復計頃畝以月科敷上下相蒙名

曰健吏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顧詔重科斂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路漕司究實　知瓊州虞沆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羣盜稍息規以境内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

民兵分地耕墾其説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塞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劃既具乃聞于朝詔嘉奬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壬子手詔曰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寘我周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之為愈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為盛矣合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内外侍從須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國備錄甲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

黼門人為嫌　甲寅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
故言者紛然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為當懲
聞杞守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日聽斷若任情殺
人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
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
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治不
能無蠻夷姦宄之憂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而已矣
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既敬且戒則
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罪殺一不辜
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災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為榮罪止杖遣足矣　丁巳日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理也　辛酉偽齊秦鳳經畧使郭振掠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彦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刋定鏤板頒

降庚幾杜絕官吏弄法受贓之弊詔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脩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朔詔直徽猷閣黄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畫始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

諸郡湖田詔户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异守明王仲嶷守越皆内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揺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姓甚害無如科配

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次望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梛約言過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贓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狥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歛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顧

天不聞誠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歛為諱而特加條畫申飭監司俾不得加數掊尅因事侵漁詔申嚴行下　乙亥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　丁丑手詔畧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贓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

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追脇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廟措決贓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壻高澤民至紹興乃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

州　戊寅以彗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　辛巳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　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

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

足矣　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推治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是日吕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

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㨗奏至上大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甍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乙未詔諸路死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按未通處許酌情减降如舊　上語及禁戢贓吏吕頥浩曰贓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園建州先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鋭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

公矣辛丑世忠抵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等急擊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原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

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御舟發紹興至錢清堰乘馬而行丙午上至臨安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閤門副使至内

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二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謂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煇知臨安府　丙辰詔見任郎官以建炎以來未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才兼

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丁已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柳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民田數過者科敷一同編戶令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望寢前詔勿行從之　乙卯詔輔臣以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就招卿等速汰其

衆留精鋭堪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留宰相呂頤浩秦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一如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睿智絶人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蓍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

己未詔脩臨安府城之頹圯者　辛酉忠州團練使楊

劾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横不法江西兵馬副緫管楊惟忠邀劾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劾建炎中爲盜践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　二月丙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禄官分左右而贓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别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己巳詔榷貨務依臨安府様製造

斛㪷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太亨言紹興府斛
㪷增大出給之際例合折閱興獄滋多惟臨安㪷斛均
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
綱為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
子忞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當
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
辛未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講殿
之前不必更脩別殿吕頤浩因讚聖德以為如此可以

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况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誇美上曰卿言極是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乙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黄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讀　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須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徵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

之費　己卯進呈張浚劄子上曰金人既酋領有不免者當知天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　秦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悦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户用其舊牌已令毁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革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綉也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　夜雷聲初發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

之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能當吕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歷　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宫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為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圍田𠮛冐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縉紳

號為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謟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榷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覬望爭相効尤殘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以聞懋守明踰年時四民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以等第僦民錢十萬緡又得榷酤之羸軍用無乏其後勘當如章但貶懋二秩而已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禖

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胙如儀　復荊湖東西為荊湖南北路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為族叔鄂名田改立官户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末幾寅亮卒　三月壬辰朔虔化縣兇賊李敦仁補閤門祗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韓世清于宣州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權軍事趙令戣及吏民百餘人以

其衆歸於孔彦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逵除名婺州編管坐爲范汝爲游説辛企宗也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納受沂流措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䆁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爲知郢州霍明所殺因其從者而以反

聞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維將仕郎　巳亥制授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獨安南如故　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　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于方山原敗之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賓言根括到楊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巳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　丙午復置中

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　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叙所降一官俊起於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乃有是命此即小張俊也　己酉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事詔賜束帛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定布射與其兄端友皆來上召對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承信郎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

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謟佞者居下列臚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虜皆與有焉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夷狄耳黠雛經營有同兒戲

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減之將見權臣爭强篡奪之禍啟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盜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功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
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
所於省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
清鑾帳以迎二聖之車又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
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
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間聖情
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洒之役復門户之司凡
交結往來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踈陛下日御便殿親近

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閹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吕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囘避擢寘首選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　龍圖閣直

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　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滅裂務令民間不能倣傚　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玆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耶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

意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　夏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因奏有犯御名者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時言者論文武

之道不可偏廢須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冗庫捕盜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戊寅進呈新第正奏名雜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九成對上自朕躬下逮百職言之無

所回避權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己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閒居錄曰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謀出呂而專其政使其黨建言周宣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脩正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

庚辰太學生許忻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為廸功郎　壬

午手詔曰比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絶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之媒寡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内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夜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于兹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登庸二相葢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尚中和交脩不逮如

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畧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弃湖北遠流川陜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强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

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言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少寛聖慮上曰朕宫中亦自育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　李綱始受湖廣宣撫

使之命是日上遣内侍于蓋撫問令視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吕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韓忠彦進封魏國公　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

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京　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　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皇恐奉詔　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大敗之

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丁酉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為武備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脩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携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奔能也　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韓世清特處斬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頗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神武副軍都

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韓世忠遣董旼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廵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絶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蒸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祖宗舊制内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

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佔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脩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戊午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

己未封漢南昌尉海福為吏隱真人　初桑仲既為知郢州霍明所殺都統制李横副統制李道共率其兵縞素圍郢州明知事急乃夜半與其徒數百搥石城下

漢江泛舟順流而去横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　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殿祭始用牲玉　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彦簽書樞密院事邦彦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論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

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故薦用之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師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大將嘗

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時知南外宗正事令廌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

訟　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温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庾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冐使名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留不知如何遵禀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

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禦俟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於是曹成已為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丁丑初吕頤浩總師次常州其前軍將趙延壽所部忠鋭軍叛過金壇縣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所敗賊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盡殲其衆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庚辰臨

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
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
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
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
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
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
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
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惇骨肉之親而

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宫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灾異之生翻為福耳上嘉納焉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敵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而已入吾心腹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

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詔以副都督府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遥遠緩急恐失事機乞就委劉光世措置從之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為名仍隸工部　甲申上臨軒疏決繫囚自是遂為

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綢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黄叔敖為參詳

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覺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椿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　丁亥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詔不許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

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弃康國特降二官　六月庚寅朔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　辛卯呂抗呂擴並直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朱勝非閒居錄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並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河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

者汪伯彦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擴秦檜兄梓並爲直秘閣張浚兄滉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權門復啟蓋諸公不爲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釆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癸巳頒黄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初命廣西經畧司即韶州撥内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畧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

舊格入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為差然蠻馬尤駔駿者在其地或博黄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　甲午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戊戌朝廷聞曹成為岳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

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　巳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比臨安增創後殿仍脩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役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

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者檜
面刻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臣所
刻無顏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
奏汝文不顧大體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
為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
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數
月失歡對按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詈秦曰濁氣左
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僞渠王仙芝
黄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亂之兆今

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蘄黃鎮撫使孔彦舟叛降偽齊　乙巳詔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彦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𥌓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謹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覬望鍛煉人罪邦彦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上然之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務官所以蓄養人才自今劇曹郎

官并繁冗局務有闕乞於館職編脩計議删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癸丑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執事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

宣内脩政事外攘夷狄近設脩正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脩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 福建江湖宣撫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勅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樁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成一員出賣官田 秋七

月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刼之家悉捐其田税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不得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初令廣西經畧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為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

之人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寛民力從之令脩政局措置　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令憲臣兼領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卹民夫國之有斯民

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卹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

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夷狄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論養氣謂用兵之

勝負軍旅之强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
如何願强於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
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刑論
寛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
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拂貪殘之賊
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譏説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
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申言之時上欲講春秋遂以
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

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勲員外郎朱震　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産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説存留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寛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起居郎王居正

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酬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顧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敢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間踈遠所以人人敢言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

者令脩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宂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　甲戌給事中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陳瑀中書舍人陳與義並兼侍讀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葢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寛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為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為之惑欲帝而帝

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機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托不明申命講臣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洛誦馬鳴呼茲君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年之上也

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内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冊車之法

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檝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畧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泗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秖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户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

一今秋金人長驅入寇及盜賊猖獗彥㤞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疎失詔彥㤞就本軍措置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　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至是遣卒疾馳入其中軍賊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以傾秦檜

也　丙戌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為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滸丁亥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八月庚寅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用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詔以付都督及

沿江諸帥　壬辰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吕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叙録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

位冢司留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　甲午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

理寺丞姚悼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乙未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蓄寇識其使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賊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鋭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民兵之勢既成即䟽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頼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

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襃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帥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戊戌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吕頤浩進求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除在京宫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此命

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撿正諸
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
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
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
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
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

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眷奬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偷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脩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巳亥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汲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

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門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宫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觀前代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脩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

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釆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脩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畧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松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税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已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

吏及受納官押等官推賞揩揮並罷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虜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遣都點檢烏陵阿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

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黄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棐行右司諫呂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見於内殿頃記誦如流上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庚戌大理

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州郡兵器朘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索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滅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計給其餘詔從之　辛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壬子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爲呂

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會遣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黄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宗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畧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宗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

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宗禮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宗禮宗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十年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